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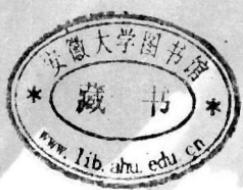
周作人著

雨中的人生

人是合群的动物，他最怕的是孤独……

谁都不能安于寂寞，总喜欢和人往来，谈不关紧要的天。

——周作人



雨中的人生

湘新登字002号

雨中的人生

周作人著

责任编辑：张自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5 插页：2

字数：321,000 印数：1—30,000

ISBN 7—5404—0776—X

I·621 定价：5.80 元

目 录

序	1
雨天闲谈	1
苦 雨	2
风雨谈	6
谈 天	8
 一 对生死的默想	10
死之默想	10
笠翁与兼好法师	14
唁 辞	17
若子的病	20
若子的死	24
死 法	25
心 中	29
鬼的生长	34
祭祖的商榷	39

怕 鬼	41
顾亭林论火葬	42
生活力	44
二 对往事的怀念	45
初 恋	45
怀 旧	47
怀旧之二	49
学校生活的一叶	52
娱 园	55
要 货	58
祖母的一生	62
三 对自然的体认	64
鸟 声	64
乌篷船	67
猫头鹰	70
苦 竹	74
关于禽言	75
北平的春天	78
苍蝇之微	81
咬人的虫	83
弄 潮	85
比目鱼	87

牛山猫儿诗	89
蛆的用处	91
狼的故事	93
冬天的麻雀	94
鳄 鱼	96
街 树	98
说 龙	100
爱竹的缘故	102
养 猪	103
自然界的男性	105
月亮婆婆	106
壁虎尾巴	107
守宫砂	109
狼的声名	110
蚊子与白蛉	111
鸟吐蚊子	113
蝉的一生	114
谈梅子	116
南北的花木	117
月 夜	118
蚊子与苍蝇	119
秋虫的鸣声	120
恐龙与壁虎	121
冬天不冷	122

四 对人生的理解	123
破脚骨	123
狗抓地毯	127
我们的敌人	130
抱犊固的传说	133
上下身	135
闲话四则	137
花 煞	141
关于妖术	147
姑恶诗话	151
画蛇闲话	157
缢女图考释	160
论妒妇	164
太 监	166
男化女	171
关于孟母	176
畏天悯人	180
模 糊	184
自己的园地	187
蛮女的情歌	190
老 年	192
读戒律	196
谈 文	202

医生颂	204
打差别的笑话	206
女人与蛇	208
馄饨担	210
谈报应	212
求仙	213
头发的问题	215
借水	216
精神病问题	218
花柳病问题	219
美妇人	220
头世人	222
人与虫	223
书家的故事	225
何为父范	226
妾的故事	227
磨墨	228
五 对吃喝的品评	229
喝茶	229
关于苦茶	233
吃茶	236
煎茶	237
谈酒	238

吃酒的本领	242
我的酒友	243
古代的酒	245
过年的酒	246
臭豆腐	247
吃 肉	249
腌鱼腊肉	251
吃狗肉	252
山里红	253
咬菜根	255
外国来的菜蔬	256
点心与饭	258
饱的饥饿	260
三顿饭	261
吃青椒	262
爱窝窝	263
瓠子汤	265
罗汉豆	266
暖 锅	267
合食与分食	268
鸡鸭与鹅	269
可吃的花	270
六 对生活的畅想	271

山中杂信	271
济南道中	285
济南道中之二	288
济南道中之三	292
沉默	295
生活之艺术	298
十字街头的塔	301
关于失恋	304
闭门读书论	309
忍之味	312
关于命运	315
关于命运之二	320
入厕读书	324
恋爱解	328
情诗	330
坐船	334
坐车	336
模糊房屋	337
梅兰竹菊	338
无暇看花	339
白日升天	340
神仙的无聊	341
小儿的哭声	343
夜读的境界	345

赞成大团圆	347
有水无鱼	349
黑头发	351
打狗之道	352
横浜桥边	353
勇敢的重婚	354
赤 背	355
笑话的技术	356
十三与五十二	358
七 对文化的评价	359
大人之危害及其他	359
教训之无用	362
净 观	365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366
蔼理斯的话	370
塞文狄斯	373
爆 竹	376
希腊女诗人	378
文人之娼妓观	382
爱的艺术之不良	385
习俗与神话	387
关于写文章	395
关于写文章二	398

1266-279

杨柳	400
读禁书	405
文章的放荡	408
情书写法	412
再谈文	414
猥亵论	416
读旧书	420
读旧书二	422
作文难	424
续作文难	426
忌十三	428
读书人的今昔	429
华佗的麻醉药	430
关于身边琐事	431
蠹鱼的变化	433
经学史的教训	435
东坡的坦白	437
古董的活用	439
看年画	441
小孩的歌	442
孟姜女	444
人变虎	445
俗谚的背景	446
垃圾书	448

避讳	450
琐事难写	452
故事难讲	453
三样的题目	454
文盲问题	455
悲歌当泣	456
八 对自己的表白	457
一年的长进	457
我学国文的经验	459
夜读	464
自己的文章	466
我的杂学	470
迷信的辫子	511
枕上看书	512
我的手艺	514
编后记	516

序

雨天闲谈^①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望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象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冬天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

1923年11月5日在北京

① 此篇原为作者散文集《雨天的书》的自序。标题为编者加。

苦雨

伏园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我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渠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要躲在“渠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消除“渠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天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

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的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从前同小孩们往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蛤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厌恶，如麻雀蛤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大有欲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